



斯大林文藝獎
蘇聯最新創作叢書

英雄的年

勃凡采夫 著
斐 譯

上海時代書局發行

英雄的年

勃凡采夫著

斐然譯

上海時代書局發行

1949

外
PDG

原 著 者 譯 者 發 行 者 出 版 者 印 刷 者 基 本 定 價 出 版 期

勃 凡 采 夫 麥 然 孫 汝 梅 時 代 書 局 上 海 四 川 中 路 三 二 四 號 電 話 九 八 九 五 四 號 時 代 印 刷 廠 上 海 平 涼 路 二 一 號 電 話 五 三 〇 九 二 號 五 元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版 權 所 有

英雄的童年

目次

第一章	水母號的沉沒	一
第二章	再會吧，海洋	一五
第三章	越過山隘	二九
第四章	到了目的地	三五
第五章	發那哥里加	四五
第六章	第一架曳引機	六〇
第七章	琢磨成器	七五
第八章	武士洞	九〇

第九章	鎗擊事件	一〇三
第十章	後事	一二〇
第十一章	始負責任	一二八

第一章 水母號的沉沒

午刻突起的風，隨着暮色而加強，已挾有烈風那樣的風力。這是一種斜吹過海的十分討厭的風。一班冒着險到大海裏去捕魚的漁夫們很怕懼它，稱它爲「加畢」，是一個古怪的名字。這個名字從那裏傳到高加索海濱來的，至今還是一個謎。我們只知道，加畢是一種變幻不測的風，能够很平和地在岸上盤轉多時，然後突然狂吹入海，那就要使你們忙着在大風浪中去救援各式小漁船了。假使在保加利亞或羅馬尼亞的海邊發現了這種小漁船的殘餘，你就可以推定，它們是蘇維埃高加索方面被逼而來的遠客，也就是加畢的犧牲品。

那天一早，捕魚的船伙們都興高采烈地出發。裏面有我的父親伊凡·拉古諾夫和兩個哥哥，麥脫費和衣里亞。我在送他們開船時心裏有些忌妬，因爲我還祇有八歲，太小了不能去，祇能靜看着小漁船的龍骨拖過五彩的粗砂，一只只衝進綠波。

麥脫費才有十一足歲，上了那條古舊的舢板，名叫水母號。十歲的衣里亞和父親上了第二只船。母親在家裏曾經低聲要求父親，不要把孩子們帶去，但是父親祇管拖起他們兩個朝

船上跑。他把麥脫費交給一個名叫尼哥拉的很結實的保加利亞青年，小衣里亞被他拎起來拋在哥爾亞·魯特納甫號，他自己的船梢裏。這只船今天洗擦得十分漂亮，好似一顆新上市的黃核桃。

領隊安東·斯大洛古士看了母親一眼。她那時還很美麗，一頭鬚曲的頭髮打成了一個大結，黑色的眼睛裏總露着歡樂的光輝，雙眉斜飛入鬢。斯大洛古士覺察到母親那常常含着笑意的眼光中有些不放心的表情，他就蹲下來，在海灘上抓起一大把乾燥的沙礫，向空中拋去。沙礫筆直的掉下來。他又浸溼了他的手指舉起來測驗風向。一點用不着耽心——今早這隊漁船的出發是再安靜也沒有了。空氣裏既沒有些微加畢的影蹤，山邊也沒有絲毫烟雲。已經有兩個多月不會下雨，連山溪裏鶯卵石上的青苔也在漸漸褪色了。斯大洛古士發令「出發。」

船伙們帶去的東西有新打的捕比目魚的網，火槍——也許會碰到海豚，就要用着它——備用槳，淡水，乾魚，羊酪，和麵包。

水母號第一條出發在前。這個保加利亞人尼哥拉，蓬着頭，在太陽光之下顯露出全身渾黑如同鞋皮一般的膚色，站在船梢舵邊靈興向搖槳的伙伴們高聲喊叫。麥脫費不敢正視母

親，老在注視海波。我的妹妹安猶姐，把她的洋囡囡挾在脅下，搖着雙手向駛離的船只道別。一切和過去相同，總是十分熱鬧和快樂的。

此後，早晨之輕鬆愉快的情緒一變而為嚴肅緊張。我再也不能忘記那個使我們生活途徑驟然變更的夜晚。直到今天，我似乎還看到那個太陽，好像一顆暗赤色的圓球，顫動着儘向下沉落，一直落到海裏去。又好像在上面抓住它的手突然鬆開，使太陽像一枚銅元似的掉到撲滿裏去……整個大海立刻變成墨黑，而剛才浪花上還帶着金黃閃光的一層層拍岸波濤也立刻變得烏森可怕。安猶姐吱吱然和着濤聲唱着的輕歌也忽然靜默了。

妹妹向我走過來。狂風把她的小辮子吹過了肩膀。我看到她的小眼睛裏露着畏懼之色，緊閉着小嘴唇，也可約略猜到她的心理怎樣。我正把釣絲繞上一根木棍，特別留心那在空中被風吹動着的釣鉤不要帶住了她的頭髮。我把一串小魚給她，串繩的一端還繫了一塊小樹枝，防備小魚溜走。

我說：「去給海賊（狗名）吃。」

「等一等，蘇奇，」安猶姐低聲道，一面全神凝視着海邊。

我也轉身看到我妹妹注視的地方。海邊上聚集着一大羣人正注視着同一方向，裏面的小

孩子們，女人們，還有幾個老頭兒，大風吹得他們的鬍子好像黃楊樹上一叢叢辭苔似的。

海面上的浪花像一羣白羊在游泳。它們游得很快，忽而潛沒下去，隨後又飄浮上來，但是總達不到海岸。到達海岸的一排排，仍舊是很尋常的高高卷起灰沉沉的巨浪，拍岸發出極大的聲響。這些巨浪沿着岸來回衝擊之後，又轉成極大的旋渦。

安猶姐帶着懼色凝視着奔來的巨浪，一只小手平伸着依舊小心地拎着一串小魚，這些肥頭的小魚已不再掙扎了，疲乏地掛在繩子上，鼓出的眼珠也失去了光輝。

我們的一羣狗——牧場裏用來護羊的那一種狗——也都奔到海邊來。這種狗狼喜歡吃魚，專會追趕豺狼。它們搖着尾巴，躺下來伸出它們強壯的前爪，長長的嘴巴上滿是黑痣（這是純種的表記），面對着大海。它們不時窺探人們，本能地感覺到人們憂慮不安之心。

此時整個的海面已在大混亂之中，成爲一片嘶叫着怒吼着的大旋渦。浪頭直撲到堤岸上，碎成無數泡沫，像木屑一樣四向飛散，滾滾不斷而來的浪濤繼續衝擊着堤脚。

母親走到堤岸上來。在逐漸加深的暮色裏，她的形像還可以從牠背後枯草叢中分辨清楚。她用手掌罩在她的眼睛上遠望。我不知她那時還能看到些什麼。除非，或者，漁人們已經點起了燈？母親呼喊我們。我們跑過去，一羣狗也跟着我們跑，它們健壯的腳爪着地拍拍

作聲。

母親外表似乎很鎮靜。但是她的眼光不再和平常一樣含着笑意，她的嘴唇閉得很緊。

「媽媽，我們家裏人怎麼還不回來？」我問。

「他們還不到回家的時候哩，好塞奇，」她靜靜地回答。

「不過已經起了加畢了，媽媽。」

「這更好。他們可以掛起帆回來。」

「掛起了帆真好啊！」小妹妹說道，並不帶着笑容。「趁一趙船真開心。」

「你就只想趁一趙船，」我責怪她。

「我不愛吃魚。」

「你愛吃什麼，乖乖？」母親說，把她抱起來。

「冰淇淋。」

母親撫摸着她的頭髮，臉上帶着一層慘澹的笑容。但我心裏並未稍感輕鬆。我們走下石陂穿過一條小路回家去。路的兩旁栽着一排小小的膠樹，這是漁夫們種植的。膠樹後面就是阿勃哈新海邊到處滋生着的矮叢林，被葛藤糾爲一團，下面是那些無毒的粗蛇的巢穴。

長久的乾旱已使土地龜裂如同經過了地震一般。井水泉水也早已乾涸。新種的膠樹，原來是用來吸收低地的水份的，現在都低着頭像垂楊。花兒都萎謝了，就不產蜂蜜，連草上的小葉托亦不再分泌甘露出來，使得阿勃哈新的蜜蜂能解除一些飢荒。

而離此不遠就是無邊無際的大海洋。那裏是多少的水啊！苦鹹無用的水！

漁民們的村舍散佈在一串小山丘上，山丘背後就是高加索大山脈的懸崖峭壁。這些深奧的名詞，當然是我在後來戰爭之中，因為戰略關係，仔細研究了一番當時生長的地形，才能學習到的。在幼小的時候，我們祇知道海堤之內是一片低地，鋪滿了野草小樹，下面不知道有多少蛇。再進去就是一個小山丘，上面有許多房子，是我們的家。再向大陸內部走過去，又有一個山坳，過了山坳有一座高高的山，山上盡是櫟木，榛樹和篠簕。再要過去……再過去一定是人跡不到的叢莽，會得碰上各種野獸，甚至有大熊和高加索老虎的。在秋天夜裏，就從此地傳出來的梟聲，還有豺狼的慘呼高叫以及其他種種聽了使我們膽戰心驚的聲音。我們也曉得，就在此地，也有人們在鋸木頭，開闢森林，造房子，建醫院，築道路，種植香蕉樹，棕樹，夾竹桃和桂花。

天上的星星忽然不見了。高高的蒼白色雲柱漸漸下沉，又似乎突然遭了火，變成大塊

的紅雲，從下面火坑裏爬起來竄過天空。棕樹的連葉枝在風裏顛顛地發抖，香蕉樹葉鼓足了氣恰似船上的帆。本來極乾燥的空氣漸漸變得潮溼而寒冷。

到夜晚，經過幾陣霹靂之後，大雨傾盆而下。天上是一團混亂的烏雲，高山在遠處已看不分明。那邊有一家鑛泉浴場的電燈，看去猶如草裏的螢火。

因為我最怕的就是打雷，又為好奇心所驅使，便悄悄地從床上爬起來，輕輕走到陽台上。

好大的雨！正是次熱帶有名的豪雨，混亂的大點兒夾雜着四向噴灑的細沫兒。整塊大地在我看來簡直是一只燒得白熱大爐灶，大水倒下來立刻被蒸發成爲熱氣。

從香蕉葉上流下來的水，溜像天邊的小龍卷。棕樹上扇葉子全垂下來了。電光閃爍中看到的狂流好像發了瘋的在亂吐口沫。

世界上一切生物的聲音都已沉寂。你再也聽不見蝦蟆和炸蟻的叫聲，也聽不見其他秋虫的唧唧鳴聲。只有隆隆雷聲，電光閃閃和流水奔騰的聲音。

近處的海也在吼叫，雖然風勢已漸漸微弱下來。

我聽到房間裏有噉噉聲，趕緊溜進房門鑽進毯子。我窺見母親起身走到陽台上去。電光

裏我留心看她站了許多時候，她老是注視着海洋。

我的妹妹高聲銳叫才把我驚醒，她在叫道：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我霍地從床上跳下來。妹妹也在陽台上，緊靠着欄杆，舞着雙手，快樂得發狂，高聲喊着：

「他們回來了，他們回來了！」

我也看到了大海上一隊漁船，還不過是天際幾個黑點。太陽也出來了，是一個新鮮的太陽，陽光照滿了山谷。

河道裏雨水帶着濁泥奔流到海裏去。在我們陽台上看過去，河水的顏色比較着深藍的海水，顯得格外污濁，簡直是暗褐色的。河流帶出去無數的泛沙和樹木雜草好像海邊新生了一個無名的小岬。

我的輕捷的兩腿幫助我，我如飛地趕到海岸。當他全部居民，不論老小，全都齊集着迎接這隊漁船。有些人推開了傍人爭先，希望第一個到達海邊。

並沒有什麼碼頭。即使有，也該被暴風雨捲到海裏去了，但是我們的漁夫們也有一定的

停船地點。現在這些人就是朝那地點湧過去。大家都在細察海面燦爛的波光裏一羣光頭暗黑色的舢板，黃色的槳有節奏地在搖動着。有人已經點過數目，說：「水母號在那裏呢？」船只漸漸駛近來。那邊，頂左邊是苛爾亞·魯面納甫號。父親就在船上。這兒是旗艦錫拉蒲提哇諾哥號，山灰髮的領隊斯大洛古士指揮。後面跟着一只長長船舷的貨船，不過船邊好像已經被大剪刀剪了一下似的。這是甲必丹的女兒號，大家叫它墨乍兒門加號的。這還是從前我們沿海的一位守衛軍司令官，名字叫做米海兒·巴拉朋的，所俘獲的勝利品。巴拉朋是出名不怕死的好漢，他在繳獲這只船的那晚上，同時還捉到五個土耳其的販私貨客人和水手，還有許多絲綢，襪子和土耳其烟草。巴拉朋把這只地中海裏的小貨船送給漁民，不久就轉移到克里米亞來。我們小孩子們都沒有見到過巴拉朋，但是他的大名是我們個個都熟悉的，也是我們理想中的英雄，現在這只甲必丹的女兒號船梢上坐着披起短大衣的史登加·雷洛可夫。他年紀還很輕，他的精神和身手大可和那個保加利亞的尼哥拉一較上下。

但是，尼哥拉還沒有同他們一起回來。我們看不到他的那只快船水母號，也看不到我的哥哥麥脫費。現在這些漁船都已在我們眼前，初昇的太陽照得很清楚。我連那般打海豚的九龍帶也看得明白，還有斯大洛古士灰色的髮髮和他深思着的眼色，還有我親愛的父親的滿嘴

鬚鬚的大臉。衣里亞坐在父親身邊，緊靠着他脚上那雙皺紋像手風琴似的長統靴。亦許尼哥拉先自回來了嗎？亦許他早已在什麼地方跳上岸。伸直了他的長腿大笑，露出他一口雪白的牙齒，把我們的麥脫費一拋，拋在沙裏，再動手叫他在沙裏打滾，爬不起來……這是尼哥拉對付我們小孩們的老手法，真是頑皮透頂。我們心底裏都極喜愛這個漂亮而快樂的保加利亞小伙子。再不然，亦許尼哥拉獨自去打海豚，被暴風雨所阻？亦許他還在後頭，正在趕回來？這個尼哥拉，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子！

傍人大概也是同樣的想法。大家都熟知這般打海豚的伙伴們是素來胆大勇敢的。曾經出過海的年輕人這樣的推測着，老年人也是這樣對我的母親在解釋。但是一個慈母之心每每比較任何人知道得更確切，母親的直覺也比這般不開心的傍人更為清楚。

母親站在一羣人的前頭一動不動，全神注視着駛近來的苛爾亞·魯特納甫號。我從人堆裏擠到母親身邊。握住她的手。她緊緊地捏住了我的手，我感覺到一陣震撼，使她的身體顫抖起來。這時我也懂得了。麥脫費再也不會回來了。

漁船絡繹擱上海灘。

漁夫們涉了淺灘一直走上來，大皮鞋在沙上留下一個個小窟窿，木槳被拋到沙上來。使

槳的人們放鬆了手又握緊拳頭，活動幾下，再把雙手浸到水裏去。手掌上有血有創痕。有的指甲都破碎了，掌上堅厚得像骨頭一樣的老繭也好像磨平了，……他們的眼睛都凹了進去，四圍有一道黑圈。

這次歸來，全不似過去那樣充滿了生氣。大眾個個靜默着。領隊的人亦沒有一句話，頹然坐在一塊石頭上，一手拿了他的烟絲袋。全體漁夫個個沉默。海豚拋到石頭上也引不起一點喜悅。扁平的比目魚，生得真怪相，好像被人家劈成兩半個再平攤開來似的，凌亂地躺在船艙裏，大家也不理會，只當它是壓船的石頭。

史登加·雷洛可夫虎視着領隊的，從墨乍兒門加號裏拖出一袋浸溼的麵包，擲在沙灘上。一羣狗走上去嗅，史登加把我家的勞司庫脫踢了一脚。狗也不作一聲退回來，坐在我父親腳邊，把它黃毛上生着黑斑的腳爪放在我父的潮溼的靴上。

母親放開我的手，走向父親走。他見她走近來，睜開他沉重浮腫的眼簾。她看着父親，眼光裏還帶着希望之意。我很想衝上去把我的面頰緊按在她的粗糙的手上，但是我身傍都是一般同玩的夥伴。他們過後會取笑我的。所以我站着不動。

衣里亞只顧用手指在沙上畫些什麼，也不抬起頭來，好像他在母親面前也有責任之感似

的。誰也不去問那領隊的。水母號上漁人的妻子們靜靜地圍着我的父親。她們用手揪住了自己的胸脯，好像用勁塞住了她們心頭一鬆手就要爆發出什麼似的。

那時海面爲朝曦所照耀，十分明亮。我們素來稱呼這種景色爲「捉迷藏」。

母親抬起她潮潤的黑眼睛，充滿着哀求和希冀的表情，說道：

「他們能回來嗎，伊凡？」

父親把眼光轉向他處，日光在他鬍鬚上凝結的鹽霜裏射出反光，看去好像一球小眞珠。我看他極像一座銅像，安放在海邊，和我們在城裏所見到的銅像差不離，上面也有一叢鬍子，據說還是用寶石鑲成的。突然我又覺得在這個時候不該有這種無聊的思想，自覺慚愧。父親依舊靜靜地坐着。猛然間一個女人慘叫起來。其餘的人隨即縱聲大哭。

父親站起來，舉起沉重的步伐向領隊的那方面走過去。領隊的慢慢站起來。他臉上透着驚慌之色。他好像急於要找個躲避的地方，躲避我父親直盯着他毫不轉動的灼灼目光，躲避那般失掉了爲她們賺麵包的丈夫的女子們哭聲。

父親走近斯大洛古士身邊。直到逼近了才停步，低聲向他說了幾句什麼話，突然舉起他鐵槌似的拳頭使勁打過去。